

著編等失晴吉神・日

史秘殺屠本日

請查本日秘歷作爲・本日主國歷什爲



本日屠殺秘史



书	(015)22	
号	317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出版者：西北出版社

地址：台南市大新街55號

電話：二七七一六一號

劃撥：三一四八一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台業字第0589號

發行人：龔 恭 正

印刷者：西北出版社

中華民國 67 年 11 月出版

目 錄

一 從瀋陽到珍珠港.....	三
二 「中國事變」.....	四三
三 對戰俘的一般待遇.....	五七
四 殺害空軍俘虜.....	七五
五 通往地獄的道路.....	八八
六 屠殺戰俘.....	一〇三
七 水上監獄.....	一二三
八 死亡進軍.....	一四三
九 俘虜營.....	一五五
一〇 平民集中營.....	二〇八
一一 公海上的罪行.....	二一五

一二	支解和吃人肉·····	一三二
一三	日軍佔領區平民的厄運·····	一四〇
一四	憲兵隊·····	一六九

一 從瀋陽到珍珠港

這一章是開場白，目的是想對珍珠港事件前十年間日本國內政壇內幕，加以簡明回溯，藉以說明日本外交政策發展的梗概，並追叙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準備情況，以及若干日本「大戰犯」在歷次事件中所負擔的任務。

在那些有決定性的年頭，日本陸軍步步得勢，日益抬頭。他們即使有時遭遇一些暫時的挫折，但終於壓倒了日本內閣和國會，聲勢煊赫，不可一世，甚至日本天皇的左右親信，對於軍部人物也束手無策，無法控制。

據日本歷史學家的說法，日本帝國建立於兩千六百多年前，從那時起日本人就有了兩項了不起的行爲原則，說起來好像是諷刺反語，這兩項了不起的原則，到了二十世紀，居然和日本的軍事擴張政策大有關係。不過事實確是如此。這兩項原則就是「八紘一宇」和「皇道」。第一項原則，簡言之，就是把世界造成一個大家庭。第二項的意思是，第一項原則只有效忠於天皇才能實現。

這兩個觀念本來無害於人，未可厚非。但是在近代却被日本國內力主領土擴張政策的人物一再大事利用，爲非作歹。那些以軍事侵略作爲日本國策的人物，照例是搬出「八紘一宇」和「皇道」，竟然把軍事侵略說成是冠冕堂皇的事。

「八紘一宇」變成了日本人的道德目標，而對天皇效忠則被說成是達到這目標的道路。

大川周明博士是東京國際軍事法庭最初傳訊的重要戰犯之一，後來因神經錯亂，不便審訊而獲釋，他在一九二四年就出版了一本書，談到這個問題。他的論點是：日本是當今的第一大國，因此統治全世界就是日本的「神聖使命」。此書問世之後，他又連年經常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等校的學生演講，大大鼓吹國族精神的重要性。

我們要了解一九三一——四五年的中日戰爭，必須先明白，在臭名昭彰的「瀋陽事變」前夕，日本國內發生的一些事情。

當時，日本根據某些條約和協定，已經在中國東北取得了特殊的地位。

「日本統治着那些租借地，實際上是享有完全主權。在南滿鐵路沿線，日本掌握着鐵道區的行政權，包括幾個城市以及瀋陽和長春等人口稠密大城市的大部份地區；在這些地區，它控制了警務、稅收、教育和公用事業。日軍留駐在中國東北的許多地區：『關東軍』駐在租借地，路警駐在鐵路沿線，刑警則遍佈於東北各地。」

「日本在中國東北所取得的特權，不勝枚舉，以上略舉各條，已可明白看出中日兩國在這個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法律關係的特殊性質。」

「這種情況是舉世所無的，一國在鄰國領土上享有如此廣泛的行政特權，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事。像這樣一種局勢，如要維持下去，而不致引起不斷的紛爭，那除非是出自雙方自願接受，除非這是表示雙方在經濟政治範圍內有一種密切合作的周詳政策。但，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就只有引起摩擦和衝突之一途。」

（摘錄自「國際聯盟事變調查團報告書」，即李頓報告書）

但是，當時中日雙方都不甘願接受這種情況，日本雖已取得了廣泛的特權，仍然不滿足，力圖再擴大特權，這只有進行軍事侵略，才可望達到目的。

於是就出現了所謂對華「積極政策」，許多政治團體，如「黑龍會」等，以及像大川周明之類政論家，便不斷地爲日本的擴張而活動。大川在他的著作「亞洲、歐洲與日本」中鼓吹說，「國際聯盟」之存在，只是爲了「維持現狀而讓昂格魯薩克遜民族繼續統治全世界……東方和西方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將努力完成其亞洲盟主的天賦使命」。

不過，這種「積極政策」的推行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一九二九年田中內閣倒台後，新的政府恢復了「友好政策」，由幣原喜重郎出任外相。幣原一向贊成「友好政策」，是軍部

人物的眼中針。這政策即是對華關係須以善意友好為基礎。

就在這前後，日本陸軍和軍部政客便決定重振旗鼓，加緊活動。這時橋本欣五郎中佐在伊斯坦堡担任了三年武官歸來，他對於「如何改造日本」早已是胸有成竹。

他召集士官學校的新畢業生在東京「陸軍俱樂部」開會，組成了「櫻會」，其宗旨是實現國家改組，必要時不惜動用軍隊，解決「滿洲問題」也是目的之一。

「櫻會」的會員們認為，中國東北是日本的生命線，應該置於日本絕對控制之下，變成實行「皇道」的土地。

所謂「皇道」，就是效忠天皇的觀念，橋本欣五郎在他的一本書裏這樣說過：

「政治、經濟、文化、國防和其他一切，都必須以天皇為依歸，全國的力量都必須集中起來，從一個重點發展……按照皇道一統原則加以改組。這才是最有力最偉大的體系……我們民族血統的鞏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得上，因此才能有我們這樣以天皇為中心的統一。」

他宣稱，在中國東北建立了「皇道」，日本就可以負起領導亞洲的天職。

「櫻會」成立兩月之後，日本首相濱口雄幸就遭暗殺，他遇刺未死，雖然養息了九個月才復原，但是橋本的陰謀並未實現。濱口雄幸的朋友外務相幣原昇任首相，而幣原是素來反對戰爭侵略政策的。

不過，災禍不久又接踵而至。大川和橋本等人又陰謀推翻日本政府，要成立軍人內閣，實行全國戒嚴。這個計劃再告失敗，因為當時陸相宇垣一成雖被陰謀分子暗中擁戴為首相，但他不願發動政變。於是，這次「三月事件」就胎死腹中。然而，日本政府和陸軍之間明爭暗鬥，並沒有就此告終。

「三月事件」促成了政府的倒台；又產生了一個新政府，新首相是若槻禮次郎，但幣原留任外務相之職，軍人派分子仍無法大大施展。

新內閣採取緊縮政策，而大川和橋本則繼續鼓吹反對，竟主張以武力佔領中國東北。「黑龍會」召開了不少次羣衆大會，大事宣傳，「瀋陽事變」就是這個時期策劃出來的。重光葵和當時中國的財政部長已經約定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在瀋陽開始會談，設法解決「日本和張學良之間的重大歧見」。但是，這項會談却從未如期舉行，因為在九月十八日晚上，「瀋陽事變」便爆發了。

九月十八日傍晚九時左右，駐紮瀋陽北大營的中國第七旅軍官林某，向他的上級報告，說有一列火車，駛到車營對面的鐵路線上，一共四個車廂，車頭十分奇怪。在十時正，聽見猛烈爆炸聲，接着就是步鎗鎗聲。照日本方面的說法，當時有一個巡邏小隊在鐵路線上執行夜間任務，在他們兩百碼後忽然發生爆炸。巡邏隊調查結果，發現鐵路路軌已被炸去一部分

。接着，巡邏隊又同時受到左右兩方的炮火攻擊。這個說法後來證明完全是無稽之談。

當晚十一時三十分左右，日軍大批援軍開到，立即開始猛攻北大營，大砲、機關鎗、步槍全都使用了，而當時北大營內却十分安靜，電燈通明。中國官兵大都逃出了營外，但日軍則宣稱打死了中國官兵三百二十名，俘虜傷兵二十名。同時，日軍另一團又進攻瀋陽城，並未受到抵抗，只與警察小有接觸，唯一的傷亡只是大約七十五名警察。

九月十九日晨七時半，日軍佔領了瀋陽兵工廠和飛機場。在這次進攻中，日軍使用了重砲，據瀋陽日軍高級參謀官板垣征四郎大佐後來承認，這些重砲在「事變」前一星期就已秘密架設在日本步兵營地內。

同時，日本駐瀋陽總領事也接到電話通知，說南滿鐵路發生爆炸事件，要他派一位領事館人員立即趕到日軍特務機關去。他派了一個叫森島的館員前往，到了那邊，此人發現板垣大佐和花谷少佐早已在場。板垣對森島說，中國人炸毀鐵路，不是臨時事件，日軍方面已下令採取適當的軍事行動。森島曾力請鎮靜考慮，溫和行事。他相信整個事件是可以和平解決的。

板垣反問，難道總領事懷疑是陸軍司令官有權採取行動麼？森島說「並不懷疑」，但他仍堅持他的態度；他深信，這項事件可以通過外交途徑而圓滿解決。

會議進行中，花谷少佐一直默不做聲，到這時他似乎沉不住氣了。這位囂張的少佐拔出軍刀來進行威脅，說誰敢於阻撓，就要拿他先開刀。會議就此草草結束。

那一夜之間，張學良的總司令部曾不斷向日本總領事交涉，要他勸說日本陸軍停止進攻，但結果毫無用處。

因為無法勸阻板垣大佐，日本總領事在九月十九日早晨就親自打電報給日本外務相幣原，電文內容如下：

「中國方面已幾次提出和平解決這次事件之議，有鑒於此，我即以電話通知板垣大佐，說日本和中國尚未正式進入戰爭狀態，而且中國方面已經宣佈將絕對遵守不抵抗原則而行事，我們必須在這時候努力阻止『事變』不必要地擴大，我主張通過外交途徑來處理這個問題，但上述參謀官回答說，此事關係到國家和陸軍的威望，因此陸軍堅決要徹底處理。」

但，日本政府對此却不聞不問。

現在，我們已獲得無可辯駁的證據，所謂「瀋陽事變」乃是事前經過週密策劃的陰謀，主持計劃者就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軍官、「關東軍」的軍官、「櫻會」等等團體的會員，其目的在製造一項藉口，以便於日本陸軍進佔中國東北，並建立一個新國，作為日本的傀儡國家。這次曾經事前策劃的事件，規模很大，但在性質上却與九年後德國秘密警察在德、波

邊境所製造的格萊威茨電台事件相似，簡直如同一轍。那次事件，他們稱爲「希姆萊演習」，目的也是要使入相信波蘭人曾攻擊格萊威茨電台。

曾進行「瀋陽事變」陰謀的人，有幾個已在東京國際法庭以大戰犯身份受審，他們也都承認了曾參與其事。他們辯解說，日軍的行動是報復性質，說中國軍隊先以優勢武力襲擊瀋陽的日本駐軍，然後日軍才進行反擊，打敗中國軍隊而佔領瀋陽城。

事實上，九·一八那晚上，日軍根本就未受一鎗一彈的攻擊。而中國軍隊則在完全無防備中遭受突襲。中國兵營被襲時，中國官兵全部在營內，並未武裝，營房各地都是電燈通明的。實際上，一點抵抗也沒有。

還有很充分的事實可以證明：這個陰謀的存在，日本國內很多人都知道，並且早在九月八日，日本駐瀋陽總領事也已經知道這回事。這個日本外交人員接到情報說，一星期之內「將有一件大事爆發，『關東軍』部隊將在九月十八日晚上從撫順調到瀋陽，進行夜間演習」。

這位總領事綜合了各方情勢，曾向日本陸相南次郎報告，南次郎答應派遣一個名叫建川的將軍到中國東北，以「制止此項計劃」。然而建川本人就是侵華計劃主謀者之一，他顯然不會採取任何有效行動，來制止他自己的計劃。他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一時到達瀋陽。陸軍司

令官本莊繁因公不在，由板垣大佐接待他，兩人一同到瀋陽飯店，共進晚餐。建川說他旅途勞頓甚倦，不願討論正事。

晚飯後，板垣大佐一人離去，說次晨再來訪。據建川自己說，計劃在當晚就要執行，他根本無意加以取消，他留在旅館裏休息。他後來說：「我在那裏讓下女服侍我，聽遠處傳來的鎗砲聲。後來我就安然睡去，直到早晨別人把我叫醒。」

關於「瀋陽事變」，我們已談了很多，不久這就發展成所謂「滿洲事變」。

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九月十九日回到瀋陽，宣佈他有意進行「膺懲戰」。三天後，中國向國際聯盟提出抗議，但在國際聯盟內，日本代表剛剛提出保證，說所有日軍正在撤退到「鐵路地帶」，國聯理事會也就匆匆宣佈休會三週。

日本政府所提出的這一項保證，在日本軍部方面是很不贊成的，於是極端分子又開始策劃實行軍事政變，要推翻政府的政黨制度，另建新政府，推行軍國主義政策。

這一陰謀後來稱爲「十月事件」，是橋本欣五郎等「櫻會」會員所策動的。但是事前消息洩漏出去，爲陸相南次郎所悉，他就下令把爲首主謀人物逮捕了。

於是，這次「強行」計劃又落了空，但這時軍事行動仍在中國東北繼續下去，與日本內閣政策背道而馳，不到兩個月後，若槻首相鑒於他的內閣對軍部已束手無策，遂宣佈辭職。

若槻和他的內閣雖未設法制止「滿洲事變」，確曾盡力企圖使其不致擴大，但結果却發覺他們自己不是軍部的對手。

正如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在判決書中所說，「日本軍部在中國東北達到了發動征服戰爭的目的，使它顯得比日本內閣還更有權力。」

新政府由犬養毅出任首相，前途也並不佳。新首相雖然和蔣委員長開了談判，但又不得不中途放棄談判，因為事情給森格知道了，森格乃是首相所屬政黨（政友會）內親軍部派的領袖。

這時期，大川周明和橋本欣五郎等又一度進行策劃，要取消日本的民選政府，希望一勞永逸。他們兩人對此事都毫不掩飾。橋本這樣寫過：「民主政府與天皇所依據的原則，是兩不相容的。」而大川周明也組成了一個新的團體，「目的在發展民族主義，是召日本人民起而領導東亞，並打倒現存各政黨」。

一九三二年五月，犬養毅首相發表演說，譴責法西斯主義，並為民主辯護。七天之後，他就在他的官邸中遇刺而死，前去暗殺他的是一批海軍軍官。從此以後，被人暗殺就成為日本歷任首相勢所難免的災難。

這麼一來，日本軍部終於得逞。犬養毅被刺身死後，日本組成了一個新的聯合政府，決

定發展偽「滿洲國」的經濟和工業，但必須在日本控制之下。

同時，國際聯盟理事會，三週休會期滿，又討論到日軍在中國東北的軍事行動，並任命一個委員會，由英國的李頓伯爵率領去實地進行調查。

李頓調查團按時提出了報告，國際聯盟對日本的行動大表不滿。其結果，日本竟然宣佈退出國聯，而日本對蘇聯作戰的準備也就此開始。

日本退出國聯，這個決定有很大的意義。人們還記得，大川周明早就言之在先，他說國聯純粹是昂格魯撒克遜民族稱霸的工具。而現在日本人已能負起他們的神聖使命，作為東亞的主人翁了。

「八紘一宇」和「皇道」等等說法，又盛行一時。據說當前應走的道路就是「皇道」，誰妨礙天皇的道路，誰就是日本陸軍的敵人，因為日本陸軍是屬於天皇的。

日本陸相荒木貞夫一九三三年就有過這種論調，不久，和他類似的論調在德國也有人高唱起來。那就是希特勒的所謂「主宰民族」的說法。

「滿洲事變」不過是開始，在日本人看來，全中國都得向日本屈服。然後就長趨直下，奪取法屬印度支那、馬來亞、荷屬東印度和菲律賓。印度也可能提早擺脫英國統治，而由日本取而代之。最後，澳洲和新西蘭也會為日本所兼併。

這是日本人的如意算盤。現在日本既已退出國聯，道路似乎已經廓清。至少，障礙已經減少。

這以後的兩三年間，日本積極在種種掩飾下繼續準備擴張。新任外務相這方面剛剛在否認日本的政策有侵略意圖，但日本陸軍却又照常進行它的種種進行它的種種進攻計劃，誰敢出面阻撓，就用加以殺害的老辦法對付。內閣大臣或海陸軍將官，如果被懷疑有不衷心支持日本陸軍政策之嫌，小則以恐嚇方式迫使其下台，大則加以暗殺，拔去眼中釘。

一九三六年，一批日本青年軍官率領一千多名軍人大舉暴動。他們強佔了各政府機關，殺害了兩個大臣，還企圖殺害岡田首相。（此即「二·二六」叛亂——譯者。）

局勢越來越緊。正像希特勒在德國控制「第三帝國」一樣，醜惡的檢查制度在日本也開始抬頭。言論自由大受限制，報紙變成了日本政府的宣傳機關，警察獲得大權，任意壓制個人言論。

這一年，日本內閣發表過一項有關國策的重要聲明。其中明白表示了日本外交政策的目的。有人說，這項聲明無異乎是「日本備戰體系的柱石」，這話並不過分。如要完成這個政策，只有改組一切，實行全部動員。日本全國必須置於戰爭基礎之上。他們並不掩飾這一事實，即：就海軍實力而言，他們正在想建成一個強大的艦隊，以便囊括西太平洋；就陸軍實